

# 金代女真语

孙伯君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

## 中文提要

女真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古代语言，是满语的祖语。与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和蒙古语研究相比，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研究相对薄弱，尤其是古代语言研究，近20年国内研究成果很少。究其原因无非是人们普遍认为女真语资料极其有限且很难再有进一步的发现，这不仅使得女真语研究停滞不前，也阻碍了阿尔泰语系语言比较研究的全面深入。事实上，古代女真语料并非人们想像的那样少，现有的资料远没有利用完全，《金史》等宋元史籍中所保存的一大批汉字对音的女真人名、地名资料基本没人处理过，这批资料可以认为是古代女真语词汇的写音资料。重提女真语研究之必要性，除了可帮助我们认识并研读一批有价值的语料，使其价值获得应有的利用外，还具有语言学、文字学、文献学等方面的深远意义。首先，通过对写音汉字的音韵分析，能够获得女真语的语音系统，对所搜集的女真

人名、地名等进行会注，考证出金代女真语语汇；通过与满族人命名规律的比较，女真人很多名字由使动态、过去时等构词形态构成，由此我们又可获知女真语的词法形态，这些形态如与碑铭文献结合起来，无疑对推动金代女真语的词法研究大有裨益。其次，现存女真文在世界文字中可谓别具一格，它是在汉字和契丹字基础上，采用加笔、变形等方式创制而成的，女真文与汉字和契丹字的关系大体是意字取义，音字取音。由于女真字书传世很少，使得女真字源的研究困难重重，金代女真语音研究对探求女真字源、进一步了解女真制字规律定会大有帮助。同时，推求女真文制字规律，也无疑会推进契丹大字制字规律的研究，从而加速契丹大字的释读。再次，女真文献资料最珍贵、最集中的是几块石碑，凡是背面有汉文译文的碑文大多得到了比较好的释读，如《大金得胜陀颂碑》，而像《女真进士题名碑》和《奥屯良弼诗碑》等均未获完满的解读。准确地构拟金代女真语音，考求女真人名字义，会大大促进文献的释读和研究。历代汉文文献凡涉及女真语的，注释时往往一带而过，主要是由于给不出明确的语音语义形式，有时还会给理解造成很大的麻烦，女真人名字义的考求，无疑也会对汉文典籍的注释提供帮助。

到目前为止，有关古代女真语的研究方法可归纳为两种，其一可名之为语音逆推法，其二可叫做音位拟定法。语音逆推法以道尔吉、和希格《〈女真译语〉研究》和清濂义三郎则府《女真音的构拟》为代表；音位拟定法以李基文的《中古女真语的音韵学研究》为代表。前辈学者通过这两种方法，利用有限的女真语料，对深入研究女真语音都做了有益而独到的尝试，而且得出了非常有价值的结论，无论从方法论还是从归纳的结论上看，都代表了当前女真语研究的最高水平。

本书采用音韵分析法，对《金史》等宋元史籍中一批女真语汉字记音资料进行严格的音韵分析，然后参照《蒙古字韵》、《元朝秘史》这些经典的与女真语具有类型学和发生学关系的蒙古语写音资料，对汉字所代表的女真语音进行调整、归纳、分析，从而获得女真语的语

音系统和音节搭配规律。具体内容是：

1. 就目前女真文献及语言研究成果做综合评述，指出古代女真语研究的学术价值在于推进阿尔泰语系语言比较研究的全面深入。归纳此前有关古代女真语语音的研究方法，陈述本书的研究方法和步骤。

2. 总结有关近代汉语音韵的研究成果，借助历史记载，认定《金史》等宋元史籍中记录女真语汉字的语音基础为“汉儿言语”；参照《蒙古字韵》、《元朝秘史》的对音规律以及番汉对音的研究成果，归纳出汉语译音字和金代女真语的转写原则和对应规律；对所选词语的全部对音汉字做音韵分析，声母按照它们的发音部位归类，韵母按其等呼，利用学界对周德清《中原音韵》的拟音，参考《蒙古字韵》、《元朝秘史》的对音调整拟订汉字所对应的女真语音。

3. 对拟定的女真语音节进行语音分析，归纳出金代女真语语音的辅音系统，有双唇音 \* p、\* b、\* m，舌尖擦音 \* s，舌尖塞音 \* t、\* d，舌尖鼻音 \* n，舌尖边音 \* l，颤音 \* r，舌叶音 \* č、\* j、\* š，舌根音 \* k、\* g、\* h、\* ŋ，小舌音 \* q、\* ʎ，半元音 \* y、\* w；元音系统有单元音 \* a、\* o、\* u、\* i、\* e，二合元音 \* ai、\* ei、\* au、\* ui、\* ia、\* ie、\* io、\* oi 等，同时列出古代女真语音节搭配规律。

4. 通过女真人名与满族人命名规律及女真碑铭文献所蕴涵语法的比较，得出女真人名构成中所隐含的词法规律。

5. 利用《金史·国语解》，宋金元历代笔记，明代包括《女真译语》在内的文献资料，清代关于女真语汇的源流考证，清代、现代满语，满语人名汉义，女真人本族名与汉名之间的语义关联等，对从《金史》中搜集又经过甄别的女真人名、地名及其他宋元史籍中记录的语汇进行会注，考证汉字记音女真语汇的含义，排出金代女真语词汇表，为归纳女真语音系统、阿尔泰语语言比较及古代满-通古斯语言史研究提供语料。

6. 书末附录《金史》等宋元史籍中所记录的女真语言资料和女真语词语会注和考证索引。

## Abstract

Being the origin of Manchu language, Jurchen language belongs to the ancient one of Manchu – tonguse languages group in the Altaic languages family. Compared with Mongol languages and Turkic languages group, the study about Manchu – tonguse languages is relatively weak. In particular, in the area of ancient Jurchen language study, distinguished achievements have been rarely seen in the past 20 years. The reason lays in the popular misunderstanding that it is unlike to make real progress in this area and relatively limited amount of Jurchen language resources. It serves as barrier to the further study of both Jurchen language and Altaic language family. In fact, the actual amount information about ancient Jurchen language is much more than people' s estimation. We are far from making the full use of the existing

materials. The Jurchen names and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in Song & Yuan documents have barely been processed, which can be ranked as the information for recording pronunciations in the area of ancient Jurchen language vocabularies. Besides helping us realize the value of existing languages materials and make full use of it, it also contributes to the study of linguistics, literature and archeography to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and necessity of ancient Jurchen language.

Up to date, the study method of ancient Jurchen language can be classified as the method of sound retrogressive supposition & phonological reconstruction. The first one is represented by 道尔吉与和希格 (*The study of Jurchen – Chinese Glossary*) & Gisaburo N. Kiyose (*A Study of Jurchen language and Script*). The second one is represented by Lee ki – mon (*A Phonological Study of middle Ancient Jurchen Language*). Via this two methods, scholars made full use of the limited amount of Jurchen language materials and conducted constructive and unique study about Jurchen linguistics. Either from the aspect of methodology or the conclusion, their study represented the highest standards of Jurchen language study.

Abiding by the method of phonolog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painstakingly analyzed the Jurchen materials recorded in Song & Yuan historical books. Based on classical informations for recording pronunciations of Mongol language, such as 蒙古字韵 and 蒙古秘史, which is related with Jurchen language in terms of typology and genealogy, this paper conducted adjustment, classification and analysis of Jurchen pronunciation represented by Chinese characters, further acquired the system of Jurchen linguistics and the combined rules of Jurchen syllable.

# 目 录

▶ 中文提要 .....	1
▶ 英文提要 .....	4
<b>第一章 导论</b> .....	1
<b>第一节 国内外女真语研究评述</b> .....	1
一、金代女真文碑刻及其研究 .....	1
二、女真文字书及其研究 .....	11
三、国内外女真语语音研究评述 .....	16
<b>第二节 金代女真语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b> .....	22
<b>第三节 金代女真语语音研究的思路和方法</b> .....	24
<b>第二章 金代女真语对音汉字的音韵分析</b> .....	30
<b>第一节 金代女真语对音汉字的音韵体系</b> .....	30
一、宋元时期北方官话的音韵体系 .....	30
二、《金史》女真语对音汉字的语音基础	
——“汉儿言语” .....	35
<b>第二节 对音汉字与女真语的声韵转写</b> .....	40
一、转写的原则 .....	40

二、汉语来母字与女真语的 *r 和 *l .....	42
三、塞音的转写 .....	46
四、部分见、晓(匣)母字的转写 .....	47
五、精系字与女真语擦音 *s .....	49
六、*si 与 *hi 的转写 .....	49
七、汉语疑母字的转写 .....	50
八、汉语遇摄三等字的转写 .....	51
九、歌戈、鱼模韵与女真语元音 *o 和 *u .....	52
十、汉语 * -m 尾字的转写 .....	53
十一、入声字的转写 .....	55
第三节 对音汉字与女真语音节的对应 .....	56
一、*p、*ph、*m、*f 声母汉字的对音 .....	57
二、*t、*th、*n、*l、*ʒ 声母汉字的对音 .....	67
三、*g、*k、*h、*ŋ 声母汉字的对音 .....	83
四、*s 声母汉字的对音 .....	95
五、*tʃ、*tʃh、*ʃ 声母汉字的对音 .....	99
六、零声母汉字的对音 .....	103
第三章 金代女真语语音分析 .....	112
第一节 金代女真语辅音系统 .....	112
一、双唇音 *p、*b、*m .....	112
二、舌尖擦音 *s .....	117
三、舌尖塞音 *t、*d .....	119



	四、舌尖鼻音 *n、边音 *l、颤音 *r	123
	五、舌叶音 *č、*j、*š	132
	六、舌根音 *k、*g、*h、*ŋ	134
	七、小舌音 *q、*ɣ	140
	八、半元音 *y、*w	143
第二节	金代女真语元音系统	145
	一、金代女真语单元音	146
	二、金代女真语二合元音	168
第三节	金代女真语语音系统总结	172
	一、金代女真语的辅音系统	173
	二、金代女真语的元音系统	176
第四章	金代女真语词法概述	179
第一节	金代女真语动词的构词词缀	179
	一、金代女真语动词使动态	179
	二、金代女真语动词同动态和互动态	182
	三、金代女真语动词过去时	183
第二节	金代女真语名词、形容词的构词词缀	186
	一、金代女真语名词、形容词词缀 * -n	186
	二、金代女真语表示具有某种特点的人 或事物的词缀	186
	三、金代女真语表示小义的“罕” *han	187
	四、金代女真语派生名词的词缀	187

---

第五章 金代女真语词会注及考证 .....	189
▶参考文献 .....	293
▶金代女真语资料汇编 .....	306
▶金代女真语词会注和考证索引 .....	324
▶后记 .....	337

# 第一章 导 论

## 第一节 国内外女真语研究评述

### 一、金代女真文碑刻及其研究

女真文是建立金朝的女真人为了记录女真语而创制的，金朝灭亡后，东北女真人沿用至明朝前期。据《金史》记载，女真文曾有大、小两种字体，女真大字创制于金太祖阿骨打天辅三年（1119），是由完颜希尹、叶鲁等人仿照契丹、汉字，加减笔画变化制成；小字由金熙宗创制于天眷元年（1138），皇统五年（1145）初用。根据传世女真文只有一种的情况，学界一般认为女真大、小字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女真小字当是在大字基础上增加表音字而成的意音结合的文字。女真字呈方块形，笔画最多为十画，大部分字为单音节或双音节，三音节和四音节字较少。完颜希尹、叶鲁等人创制女真字以后，金代统治者曾大力推行并用这种文字编写了卷帙浩繁的文献。据《金史》卷83《纳合椿年传》记载：“初置女直字，立学官于西京，椿年与诸部儿童俱入学，最号警悟。久之，选诸学生送京师，俾上京教授耶鲁教之，椿年在选中。”另据《金史》卷51《选举一》记载：“策论进士，选女

直人之科也。始大定四年，世宗命颁行女直大小字所译经书，每谋克选二人习之。寻欲兴女直字学校，猛安谋克内多择良家子为生，诸路至三千人。九年，选异等者得百人，荐于京师，廪给之，命温迪罕缔达教以古书，作诗策。后复试，得徒单镒以下三十余人。”《金史·艺文志》表明，金代女真文译书有《易经》、《尚书》、《论语》、《孟子》、《汉书》、《新唐书》、《贞观政要》等。但极为可惜的是，随着金王朝的覆灭，女真文书籍散佚殆尽，女真文字也随之湮没不闻，成为无人可识的死文字。

与19世纪末由西方探险考古掀起的古文字研究浪潮相呼应，国内外学者积极汇集遗存的碑铭文献，围绕碑铭的考证和释读的女真文献研究也由此展开。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始于刘师陆对《女真进士题名碑》的考证，刘氏于1829年撰作《女直字碑考》，尽管他误认乾陵无字碑上“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的契丹小字为女真大字，因而误推此碑为女真小字碑，但毕竟揭开了国内研究女真文的序幕。国外女真语文研究的开拓者是德国的葛鲁贝(Wilhelm Grube)，他于1896年撰作《女真语言文字考》，对柏林本《女真译语》率先做了分类、考订和标音，激发了学界尤其是西方语言学界对女真语研究的兴趣。人们不仅看到了解读女真语并弄清其族属的希望，还似乎看到了解读契丹、西夏这些亲缘文字的一线曙光。由此，经过国内外学者百余年的共同努力，女真碑铭文献的解读和女真语文的研究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

现存女真文字资料可分为三类：碑铭、文献、牌印墨迹等。与语言相关的主要涉及女真文碑刻的解读和针对《女真译语》所做的语言文字研究。

《大金得胜陀颂碑》，刻于金大定二十五年(1185)，共存女真文1500余字，为现存女真文字数最多的石刻。此碑为纪念金太祖

宁江州破辽之战而立的纪功碑。值得一提的是，这块早在清代就被发现于吉林省扶余县石碑崴子的女真字碑，其考证和释读都是日本人首先做的<sup>①</sup>。1913年，须佐嘉桔找到此碑，在《青丘学报》上做了报道，1933年又编成《大金得胜陀颂写真帖》。园田一龟于1933年发表《关于大金得胜陀颂碑》一文，第一次较为详细地考证了此碑拓本拓录经过、建碑由来及碑阳的汉文内容，之后田村实造《大金得胜陀颂碑之研究》始对该碑进行释读<sup>②</sup>。1938年安马弥一郎撰写《读“大金得胜陀颂碑研究”》<sup>③</sup>，指出田村实造考释的多处错误。田村实造又先后做



《大金得胜陀颂碑》（女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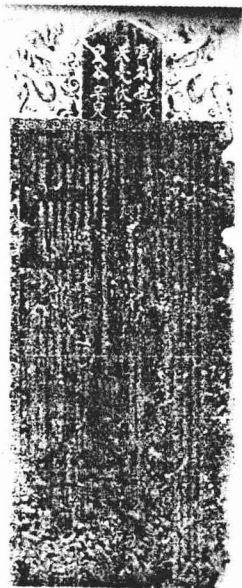
了两次释读，分别发表在1971年出版的《中国征服王朝之研究》一书及1976年《东洋史研究》35卷3号中，田村氏就碑文中出现的每一个字详加考释，其方法细密，为此后其他碑文的释读提供了轨范。1980年刘凤翥、于宝林对照原石和拓本重校碑文，1984

① 文献关于此碑的最早报道见于道光三年（1823）萨英额《吉林外记》卷9，其中录有此碑的汉字碑文及女真字碑文的一部分，后来续有《东三省舆地图说·得胜陀颂碑说》（曹廷杰著于光绪十三年）、《吉林通志·金石志》（长顺著于光绪十七年）、《双城县志·舆地志》（高文垣，1926年）、《满洲金石志》（罗福颐，1937年）等报道。

② 田村实造：《大金得胜陀颂碑の研究》，《东洋史研究》2卷5-6号，1936-1937年。

③ 安马弥一郎：《读“大金得胜陀颂碑研究”》，《东洋史研究》3卷6号，1938年。

年道尔吉、和希格又作了全面释读<sup>①</sup>。



《女真进士题名碑》

《女真进士题名碑》，又称《宴台女真国书碑》，刻于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共存 1100 余字。记录的是正大元年招取进士的地点、论题、录取经过及所录进士籍贯等内容。发现于河南开封曹门外宴台河，曾存于开封市文庙<sup>②</sup>。原来碑阴刻女真文，碑面为其汉文对译，由于后来碑面改做河神庙碑，原刻汉文译文被磨去，因此无法与现存碑阴的女真文字进行对照，成为学界的一大憾事。关于此碑的研究国内最早始于刘师陆，刘氏于 1829 年撰作《女直字碑考》，惜误推此为女真小字碑。此后，罗福成发表了关于此碑的系列考释及研究文章，概有《宴台金源国书碑考》，《宴台金源国书碑释文》<sup>③</sup>。稍后又有王静如《宴台女真文进士题名碑初释》，此文得到当时学术界的盛赞，刘厚滋在《传世石刻中女真语文材料及其研究》中，将其与田村实造的《大金得胜陀颂碑之研究》并称为“当代女真译文之双璧”。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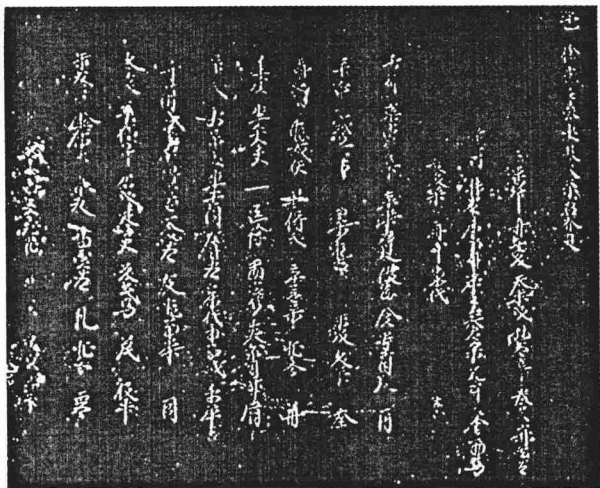
<sup>①</sup> 道尔吉、和希格：《女真文〈大金得胜陀颂〉碑校勘释读》，《内蒙古大学学报》，1984 年 4 期。

<sup>②</sup> 此碑在宋代周密的《癸辛杂识》中早有著录，并相继收录于明代李濂的《汴京遗迹志》和清代王昶的《金石萃编》。

<sup>③</sup> 罗福成：《宴台金源国书碑考》，《国学季刊》1923 年 1 卷 4 期；《宴台金源国书碑释文》，《考古》，1926 年 5 期。

有金光平、金启琮的《女真进士题名碑译释》<sup>①</sup>。

《奥屯良弼诗碑》，碑刻年代不详，正面刻女真文，上下款各一行楷书，共27字；正文为行书11行，100余字，此碑为现存唯一一块行书体女真字石刻。全碑是一首七言律诗。上款指明诗作者，下款为立石人。罗福颐、贾敬颜、金启琮、黄振华《女真字



行书体女真文《奥屯良弼诗碑》(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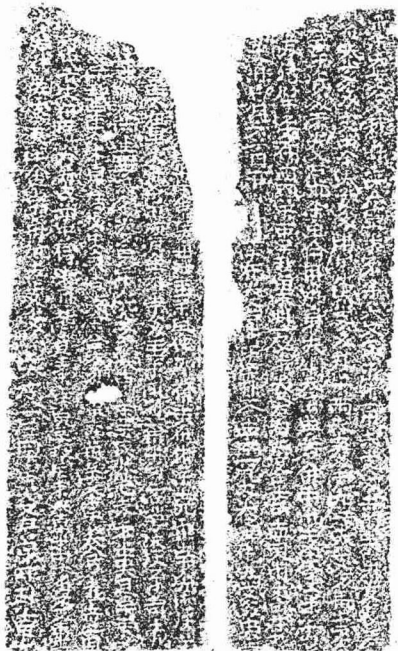
奥屯良弼诗刻石初释》对其进行了考证和译释<sup>②</sup>。此文主要参考《女真译语》对碑文进行考释，尽管多位学者已倾尽全力，但由于《女真译语》所录词汇实在有限，加之碑文行书不易识读，还

① 王静如：《宴台女真文进士题名碑初释》，《史学集刊》，1937年3期；刘厚滋：《传世石刻中女真语文材料及其研究》，《文学年报》1941年7期；金光平、金启琮：《女真进士题名碑译释》，载《女真语言文字研究》第281~320页。《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完稿于40年代，最初《内蒙古大学学报》1964年1期以专号刊出，后文物出版社1980年正式出版。

② 罗福颐、贾敬颜、金启琮、黄振华：《女真字奥屯良弼诗刻石初释》，《民族语文》，1982年2期。

远没有得到完满的解读。唯愿我们有关金代女真语的研究能有助于对此碑的释读。

《庆源郡女真国书碑》，刻石年代不详。发现于朝鲜咸镜北道庆源郡，1918年移到汉城博物馆。碑折为两段，仅存下段，碑身四面刻女真文，无汉字译文，全碑存有女真文500余字。此为修建佛寺的功德碑。《朝鲜金石综览》上卷收有此碑拓片。金光平、金启琮《朝鲜〈庆源郡女真国书碑〉译释》对其做过全面而详细的释读<sup>①</sup>。当然，语料所限，还有很多地方有待进一步考证。



朝鲜《庆源郡女真国书碑》(第三、四面)

《蒙古国九峰石壁纪功碑》，1986年发现于蒙古国肯特县巴彦霍特克苏木的九峰石壁，首次报道见于发现者之一苏密亚巴托所著的《元朝秘史》一书。1987年发现者又在一次蒙古国召开的国际会议上报道了碑文的简要情况。日本人加藤晋平曾根据《女真文辞典》对碑文第一、二行做过解读。考古学者白石典之在1991

<sup>①</sup> 金光平、金启琮：《朝鲜〈庆源郡女真国书碑〉译释》，《女真语言文字研究》，第332~354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



